

星
證
論



血證論六卷

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

癆瘵

癆瘵之證。咯血痰嗽。遺精瀉泄。潮熱盜汗。瘦削疲倦。夢與鬼交。或夢亡先。喜見人過。常懷忿怨。平旦病減。午後病增。發熱心煩。口燥鼻乾。臉紅唇赤。骨蒸肺痿。咽痛失音。若瀉不止。則不治矣。其原得於酒色傷損。以及失血之後。瘀血鬱熱。化生癆蟲。蝕人臟腑之精血。變生諸般怪證。病人死後。蟲氣傳染家人。名曰傳尸。又名尸症。謂其自上注下。見證與前死之人相似故也。辨蟲之法。或腹中有塊。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。或用乳香薰手背。以帛覆手心。良久手上出毛長寸許。白黃者可治。紅者稍難。青黑者死。若薰手無毛。非癆蟲證也。又或用真安息香。燒烟吸之。不嗽者非傳尸。烟入即嗽。真傳尸也。癆蟲之形。或似蜣螂。或似紅絲馬尾。或似蝦蟆蝟鼠。或似鞠麩。或有足無頭。或有頭無足。或化精血歸於元氣之內。若傳至三人者。其蟲靈怪不可治。凡用藥治蟲。勿令病者知之。恐蟲覺悟。難取下也。

夫癆蟲何由而生哉。木必先腐。而後蟲生之。人身亦必先有瘀血。虛熱鬱蒸。乃生癆蟲。蟲者。風木之氣所化。人身肝主風。木又主藏血。肝臟之血。若有瘀積。是猶木之先腐也。於是肝臟之風氣。鬱遏蒸煽。將瘀血化生為蟲。既化為蟲。即從蟲治之。宜天靈蓋散治之。然天靈蓋不易得。且不宜用。可用川椒代之。或金蟾丸亦可。余每用乾漆。明雄川椒棟根皮白頸蚯蚓升麻鬱金。共為末。白湯五更時服。其蟲不吐。即下。義國取於殺蟲。而尤在乾漆鬱金。兼治瘀血。以癆蟲是瘀血所化。殺蟲是治其標。去瘀是治其本也。諸書但言殺蟲。而不知蟲之所自生。宜乎未得其治也。吾為指出。癆蟲是瘀血所化。治瘀血是治其本也。辨證錄用移尸滅怪湯。治癆蟲傳尸。方以去瘀為主。故效。

癆蟲之生。由瘀血所化。而癆蟲既生。蝕人精血。人之正氣。日以消耗。不治其虛。但殺其蟲。病終不能愈也。月華丸主之。義取補虛。而去瘀殺蟲。兼施其治。乃萬全之策。鰻魚肉常食亦佳。或鰻魚骨蘸甲知母山茱萸柴胡當歸青黛桃梟為丸。人參湯下。亦攻補兼行之術。

又凡濕熱積痰皆能生蟲。與小兒疳蟲無異。用金蟾丸即愈。不比血化之蟲靈怪難治也。

既殺蟲後。但當滋補其虛。陰虛者十居八九。瓊玉膏主之。加黃栢知母紫河車更佳。陽虛者十之二三。六君子湯主之。

效嗽

雜病效嗽。另有方書可查。未及備論。茲所論者。虛癆失血之效嗽也。失血家十有九效。所以然者。肺為華蓋。肺中常有津液。則肺葉腴潤。覆垂向下。將氣斂抑。使其氣下行。氣下則津液隨之而降。是以水津四布。水道通調。肝氣不逆。腎氣不浮。自無效嗽之病矣。血者火化之陰汁。津者氣化之水液。二者本相濟相養。水不濟火。則血傷。血不養氣。則水竭。水竭則津不潤。肺血傷。則火來剋金。金被火剋。不能行其制節。於是。在下之氣。始得逆上。氣既逆上。則水津不能隨氣下布。凝結為痰。在下之水邪。又得隨氣而升。泛為水飲。皆致效嗽。吾於效血門已詳論之。茲復條列如左。以便查核。

一肺臟津虛。火氣乘之。致成燥效。氣喘痰澀。或帶血絲。久成肺痿。清燥救肺湯治之。

一痰火凝結。欬逆發渴。喉中痰滯者。由於津液不散。阻塞氣道。治宜清利其痰。滋養其津。紫苑散主之。

一水飲沖肺。欬逆倚息。不得卧者。由於失血之人。肝經風火太盛。激動其水上衝肺。卧則肺葉張。水飲愈衝。是以不得卧息。葶藶大棗瀉肺湯治之。吾每用二陳湯治飲。加蘇子柴胡白芥子黃芩石膏杏仁荆芥薄荷枇杷葉。風火兼治。尤效。此與雜病欬嗽。因寒動水者有異。因寒動水。以致水飲衝肺者。宜小青龍。及真武湯。血證欬嗽。多是內動風火。激水而上。青龍真武等。又其所忌。醫者辨之。

夫虛癆欬嗽。原於火剋金。水乘肺。而切究其故。則病皆在於胃。胃為水穀之海。化生津血。血不足則火旺。津不生則肺燥。水氣不化。則飲邪上干。治胃火。宜白虎湯。加生地百合五味子。或玉女煎。治胃痰。宜滾痰丸。指迷茯苓丸。輕者用豁痰丸。治胃中水飲。宜二陳湯。加蘇子白芥子。防已枳殼杏仁生薑。若水飲挾火者。加柴胡黃芩當歸白芍。

內經云。五臟六腑。皆有效嗽。而無不聚於胃。關於肺。上條分肺。胃。治。已。詳。茲有一方。

可以統治肺胃者。則莫如小柴胡湯。肺火盛。加麥冬。心火盛。加黃連。當歸。肝火盛。加當歸。胡黃連。黃昏。欬。為火浮於肺。加五倍子。五味子。以斂之。五更欬。為食積之火。至寅時流入肺經。加萊菔子。痰凝氣滯者。加瓜萹霜。旋覆花。杏仁。桔梗。射干。川貝。母。水飲上衝者。加葶藶子。桑白皮。細辛。五味子。有寒。加乾薑。雲茯苓。若兼外感。發熱惡寒。鼻塞。頭痛。而欬。嗽者。宜小柴胡湯。加荊芥。紫蘇。杏仁。薄荷。蓋小柴胡能通水津。散鬱火。升清降濁。左宜右有。加減合法。則曲盡其妙。

又有痰血作效。其證效逆倚息。而不能卧。與水飲衝肺之證相似。蓋人身氣道。不可有塞滯。內有痰血。則阻碍氣道。不得升降。是以壅而為效。氣壅即水壅。氣即是水。故也。水壅即為痰飲。痰飲為痰血所阻。則益衝犯肺經。坐立則肺覆。痰血亦下墜。其氣道尚無大碍。故效亦不甚。卧則痰血翻轉。更為阻塞。肺葉又張。愈難斂戢。是以倚息不得卧也。若仍照水飲衝肺。用葶藶大棗湯。是得治飲之法。而未得治痰之法矣。須知痰水之壅。由痰血使然。但去痰血。則痰水自消。宜代抵當丸。加雲茯苓法。半夏。輕則用血府逐瘀湯。加葶藶蘇子。又有欬。嗽側卧一邊。翻身則效益甚者。諸書皆言側

血言
一
卧一邊。不。失血。效。嗽。不治之證。而不知仍是瘀血為病。蓋瘀血偏著一邊。以一邊氣道通。一邊氣道塞。氣道通之半邊。可以側卧。氣道塞之半邊。側卧則更閉塞。是以翻身。則愈加效逆也。宜血府逐瘀湯。加杏仁。五味子。主之。側卧左邊者。以左邊有瘀血。故不得右卧也。右卧則瘀血翻動。益加壅塞。宜加青皮。鼈甲。莪朮。以去左邊之瘀血。側卧右邊者。以右邊有瘀血。故不得左卧也。宜加鬱金。桑皮。薑黃。以去右邊之瘀血。凡此瘀血。效。嗽之證。諸書少言及者。朱丹溪略引其端。亦未申明。吾於臨證。有悟。不惜大聲疾呼者。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。豈敢秘而不傳哉。

又有衝氣。效逆者。以衝脈起於血海。循行而上。麗於陽明。血海受傷。則衝脈氣逆。上合陽明。而為火逆。燥。效之證。麥門冬湯。主之。玉女煎亦治之。二方皆從陽明。以抑衝氣之顛。使不逆也。

又有衝氣。挾肝經。相火。上乘肺金者。其證目眩口苦。噎。效。數十聲不止。效。牽小腹作痛。發熱。頰赤。宜四物湯。合左金丸。再加人尿。豬膽。汁。牡蠣。五味。治之。蓋血室為肝之所司。衝脈起於血室。故肝經之火。得緣衝氣而上。小柴胡湯。加五味子。青皮。龍骨。牡

蠟丹皮地骨皮亦治之。重者加胡黃連。

衝脈本屬肝經。然其標在陽明。而其根則在於腎。蓋衝脈起胞中。而腎氣即寄在胞中。腎中之氣。上於肺而為呼吸。亦借衝脈之路。以上循入肺。是以臍旁衝脈之穴。謂之氣街。內經又明言衝為氣街。衝脈之與腎經交合者如是。是以衝脈。每挾腎中之虛火。上逆而欬。喘促咽乾。兩顙發赤。宜豬苓湯。加五味子。知母。牛膝。黃柏。熟地。龜版。或麥味地黃湯以安之。三才湯。加鐵落以鎮之。或大補陰丸。合磁硃丸。加五味以吸衝氣。使歸於腎。則不欬逆矣。又有胞中之水內動。衝氣挾水上逆而欬者。其證上熱下寒。龍雷火升。面赤浮腫。頭暈咽痛。發熱心悸。大便反滑。腰痛遺溺。桂苓甘草五味湯治之。腎氣丸亦治之。參看吐血欬血門更詳。

欬嗽之病。其標在肺。其本在腎。血家欬嗽。尤多生於腎虛。腎者氣之根也。腎經陰虛。則陽無所附。氣不歸根。故浮喘欬逆。宜三才湯。加五味子。沉香。陳脩園用二加龍骨。牡蠣湯。加阿膠。麥冬。五味子。其附子須少用。只作引導耳。余每用知柏地黃湯。少加五味子。肉桂。以為報使。常服都氣丸亦佳。又有腎經陽虛。不能化水。腰痛便短。氣喘。

立言 卷一 發熱
欬逆者。腎氣丸。加五味治之。更有腎水泛上。脾土不制。而為水飲欬嗽者。乃屬五飲雜病。非失血家應有之證。自有各書可查。茲不贅及。

發熱

吐血家。脈靜身涼。不藥可愈。以陰雖虧而陽猶不亢。陰與陽尚得其和。故易愈也。或身有微熱。皮毛似汗。此為陽來求陰。水來就血。亦可自愈。所謂發熱者。與身有微熱不同。

失血家。陽氣鬱於血分之中。則身熱鬱冒。但頭汗出。身熱者。火閉於內。而不得達於外故也。但頭汗出者。火性炎上。外有所束。則火不能四達。故愈炎上。而頭汗也。治法宜解其鬱。使徧身微汗。則氣達於外。而陽不乘陰。熱止血亦治矣。此如盛夏暍熱。得雨而解。小柴胡湯主之。

又有瘀血發熱者。瘀血在肌肉。則翕翕發熱。證象白虎口渴心煩。支體刺痛。宜當歸補血湯。合甲己化土湯。加桃仁紅花柴胡防風知母石膏。血府逐瘀湯亦治之。瘀血在肌腠。則寒熱往來。以肌腠為半表半裡。內陰外陽。互相勝復也。宜小柴胡湯。加當

歸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紅花治之。桃奴散加黃芩柴胡亦治之。瘀血在臍則血室主之。證見日晡潮熱。晝日明了。暮則譫語。以衝為血海。其脈麗於陽明。故首陽明燥熱之證。桃仁承氣湯治之。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。瘀血在臟則肝主之。以肝司血故也。證見骨蒸癆熱。手足心燒。眼目青黑。毛髮摧折。世以為難治之證。而不知瘀血在肝臟使然。宜柴胡清骨散加桃奴琥珀乾漆丹皮治之。

以上所論皆屬血家發熱之實證也。又有發熱之虛證。分血虛水虛兩類。另條如左。血虛者發熱汗出。以血不配氣則氣盛而外泄也。或夜則發熱。以夜主血分故也。或寅卯時即發熱。以寅卯屬少陽。肝血既虛則少陽之相火當寅卯旺時而發熱。地骨皮散加柴胡青蒿胡黃連雲茯苓甘草治之。又或胞中之火因血不足上合陽明燥氣。日晡潮熱者。犀角地黄湯治之。

水虛者。水為氣之所化。水津不足則氣熱。皮毛枯燥。口咽生瘡。遺精淋瀝。午後發熱。大補陰丸以補水濟火。或清燥救肺湯從肺胃以生水津。水足以濡血則陽氣不亢。燥熱自除。五蒸湯亦統治之。

復有陰虛於內。陽浮於外。而發熱者。須大補其陰。而復納其陽。故產後發熱。用四物湯。加黑薑。失血發熱。亦可用之。火重者。再加芩連。若腎陰不足。真陽外浮。發熱喘促者。是為陰不戀陽。陽不入陰。宜從陰引陽。用二加龍骨湯。加五味子。麥門冬。阿膠。或三才湯。加鹽炒肉桂少許。桑葉。雲苓。白芍。蟲草。山茱萸。牛膝。五味子。知母。沉香。龜板。此外又有食積發熱者。手足心腹熱。胸滿噦呃。大便不調。日晡及夜發煩。宜枳殼厚朴。大黃。消去之。則不壅熱矣。勿謂虛人無實證也。

厥冷

雜病四支厥冷。為脾腎陽虛。不能達於四末。四逆湯主之。若失血之人。而亦間有發厥者。則多是熱邪內陷。伏匿在裡。外見假寒。身如冷水。目昏神暗。脈伏不見。或冷一陣。反而發熱。或厥數日。反發熱數日。其厥多熱少者。是陽極似陰。熱之至也。厥少熱深者。是伏熱猶得發洩。熱尚淺也。此即傷寒論厥陰篇。所謂熱深厥亦深。熱微厥亦微是矣。蓋厥陰肝經。內寄膽火。病則火伏陰中。而為厥。火出陽分。則反熱。發熱固是火甚。發厥則火伏於內。而更盛矣。先宜治其伏火。使火得發。轉厥為熱。次乃更清其

熱斯可愈耳。若誤認為雜病發厥而用熱藥，是促其命也。其辨法：雜病之厥，吐利不止，脈脫氣微，有寒無熱，伏火之厥，則厥後微露熱形，口不和，便不溇，小便不清，心中疼熱，煩躁不甯，惡明喜暗，渴欲得飲，吐衄隨厥而發，皆現真熱假寒之象。先以清化湯，合升降散，攻其伏熱，或當歸蘆薈丸攻之，次以五蒸湯清之。厥止熱不退者，再用太補陰丸、地黃湯以滋陰。

發厥之證，又有寒閉於外而火不得發者，用仲景四逆散加荊芥、老連、枯苓，審其陽陷於內而不出者，白頭翁湯以清達之，升陽散火湯以溫發之，二方酌宜而行。血家發熱，固多是真熱假寒，然亦有真寒者，去血太多，氣隨血洩，以致中氣去而不旺，元氣損而不足，四支厥冷，不思飲食，大便溇瀉，此乃虛則生寒之證，法宜溫補十全大補湯、參附湯、養榮湯，隨宜用之。

寒熱

發熱惡寒，多是外感傷其榮衛，傷榮則寒，傷衛則熱。平人治法，須用麻桂發散，失血皆陰血大虧，不可再汗，以耗其氣分之水液，只可用小柴胡湯加荊芥、防風、紫蘇、杏

仁薄荷前胡葛根等。以和散之。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。若不關外感。係本身榮衛不和。發為寒熱。似瘧非瘧者。不可作瘧治之。只用小柴胡。或逍遙散。和其榮衛而愈。又有瘀血作寒熱者。其身必有刺痛之處。血府逐瘀湯治之。此與雜病寒熱有異。醫者須知。

出汗

汗者。氣分之水也。血虛則氣熱。故蒸發其水。而出為汗。但頭汗出。身不得汗者。乃陽氣內鬱。冒於上。而為汗。以小柴胡湯。解其鬱。則通身得汗而愈。蒸蒸汗出者。乃血虛氣盛。沸溢為汗。宜用白虎湯。加當歸。蒲黃。蟲退。治之。手足澀澀汗出者。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積。四支為中洲之應。火熱中結。故應手足汗出也。宜玉燭散。加枳殼。厚朴。以攻之。結去而汗自止矣。睡中盜汗者。睡則氣歸血分。血不足則氣無所歸。故氣泄而汗出。宜當歸六黃湯治之。或地骨皮散。加棗仁。知母。茯苓。五味子。黃芪。黃柏。

以上所論。皆失血家陰血內虛。陽氣逼發之病。亦有陰陽兩虛。自汗盜汗者。宜歸脾湯。加麥冬。五味子。或當歸六黃湯。加附子。

又有大汗亡陽者。在雜病亡陽則單屬陽虛。失血家大汗亡陽則兼是陰虛。陽無所附。非大劑參附湯不能回陽。繼用獨參湯養之而愈。

此論血家出汗與雜證出汗有別。參看汗血發熱門更詳。

發渴

血虛則發渴。有瘀血則發渴。水虛亦發渴。

血虛發渴者。血為陰。氣為陽。血少則氣多。陽亢無陰汁以濡之。故欲飲水也。法宜補血。血足則氣不熱矣。聖愈湯加天冬、花粉治之。或當歸補血湯加花粉、苧麻根、玉竹、麥冬。

瘀血發渴者。以津液之生。其根出於腎水。水與血交會轉運皆在胞中。胞中有瘀血則氣為血阻。不得上升。水津因不能隨氣上布。但去下焦之瘀。則水津上布。而渴自止。小柴胡加丹皮、桃仁治之。血府逐瘀湯亦治之。挾熱蓄血者。桃仁承氣湯治之。夾寒瘀滯者。溫經湯治之。

水虛發渴者。以肺胃之水津不足。是以引水自救。水津雖由水穀所化。而其氣實發

源於腎中。腎中天癸之水。至於胞中。循氣街。隨呼吸。而上於肺部。肺金司之。布達其氣。是以水津四布。口舌胃咽。皆有津液。而不渴也。若腎中之水不足。則不能升達上焦。是以渴欲引水。宜啟下焦之陰。以滋津液。地黄湯。加人參。麥冬。訶子。或左歸引。加兒茶。人參。玉竹。三才湯。加知母治之。夫水津雖生於腎。而實布於肺。又有腎中之水。津本足。而肺金鬱滯。不能散布。以致水結為痰。咽乾口渴。宜小柴胡湯。通上焦之滯。使肺氣通調。則水津四布矣。又曰。津液雖生於腎。布於肺。而實賴胃中水穀以滋其化源。胃中燥結。則津不生。三一承氣湯治之。胃中蘊熱。則津不生。玉泉散治之。胃經肌熱。則津液被灼。人參白虎湯治之。胃中虛熱。則津不生。麥冬。養榮湯治之。上分三條。皆失血多有之證。與雜病消渴水停不化。津氣不升者不同。參看可也。水停不化。當用五苓。真武等湯。

心煩

煩者。心不安也。心為火臟。化生血液。轉賴血液以養其火。故心字篆文。即是倒火。火降則心甯也。失血家亡血過多。心火失其滋養。故多發煩。火太甚者。舌上黑胎。夜不

能寐黃連阿膠湯主之。心中懊懣者。以火不得宣。故鬱而不樂也。宜梔子豉湯。加連翹。桔梗。大力。生地。遠志。老連。草。稍治之。若火不甚。而血太虛者。心中了戾不得。是為虛煩。歸脾湯。加硃砂。麥冬。炒梔子。治之。逍遙散。加龍骨。棗仁。亦治之。仲景酸棗仁湯。尤為治煩要藥。若煩而兼躁。手足妄動。此為虛中夾實。內有燥屎。必見二便不調。發熱口渴。脈數有力等證。在傷寒為承氣證。在失血家。須兼顧其虛。宜玉燭散。或用玉女煎。加元明粉。煩躁之極。循衣摸牀。小便利者。陰尚未盡。猶可救一二。小便不利。死不治矣。此與陰躁不同。陰躁不煩。而但躁。且必現陰寒。可據之證。須細辨之。

又有產後血虛。心煩短氣者。雖同是心煩。然產血下行。氣多虛脫。其血之虛。皆由於氣虛。故心煩而必兼短氣。宜歸脾湯。當歸補血湯。養榮湯等。以補氣者生血。而心煩自愈。至吐血家。則其氣上逆。多是氣實血虛。證見心煩。尤血不養心之甚者也。若再補其氣。則氣益甚。而血益虛。心愈不得其安矣。治宜補血清火。硃砂安神丸治之。須參看臥寐怔忡驚悸門。

臥寐 夢寐附

卧者。身着席。頭就枕之謂也。寐者。神返舍。息歸根之謂也。不得卧寐之證。雜病猶少。失血家往往有之。

不得卧有二證。一是胃病。一是肺病。

胃病不得卧者。陰虛則邪併於陽。煩躁不卧。此與傷寒論陽明篇微熱喘冒不得卧者。為胃有躁屎之義同。三一承氣湯治之。若無燥結。但係煩熱者。竹葉石膏湯。白虎湯治之。兼理血分。則宜用玉燭散。玉女煎。又有胃中宿食。脹悶不得卧者。越鞠丸。加山查。麥芽。萊菔子。蓋陽明主闔。和其胃氣。使得還其主闔之令。斯能卧矣。

肺病不得卧者。肺為華蓋。立則葉垂。卧則葉張。水飲衝肺。面目浮腫。欬逆倚息。卧則肺葉舉而氣益上。故欬而不得卧。葶藶大棗瀉肺湯。攻去其水。則得卧矣。或二陳湯。加乾薑。細辛。五味子。溫利水飲亦可。若是火逆之氣。挾痰上衝者。則又宜水火兼瀉。痰甚者。消化丸主之。火甚者。滾痰丸主之。平劑則宜二陳湯。加柴胡。瓜蒌。黃芩。旋覆花。杏仁。薑汁。竹瀝。保和湯亦治之。若無痰飲。但是火氣上衝者。其人晝日不欬。卧則欬逆。氣不得息。乃肺痿葉焦。卧則肺葉翹舉。氣隨上衝。噎欬不已。宜清燥救肺湯。加